

安徽文化地理



□徽印象·文史

张学良与唐德刚的忘年之交

■ 王一明

唐德刚是安徽合肥人，人们知晓他，因为他是著名的史学家，为张学良写传记的事曾是新闻热点。

有一次，张学良将军在台湾读到一篇登在《中国时报》上长达半版的文章，署名作者是“唐德刚”，文章题目是《吃喝嫖赌的张学良将军》。张将军读罢此文之后，大为欣赏。说张将军吃喝嫖赌，张将军不但不气恼，反而大为开怀，感到这“唐某”倒不失为一位知音。

当张将军正在欣赏唐文之际，远在万里之外的纽约教书的唐德刚教授对此文的发表却一无所知。原来，这篇文章虽是出自唐德刚之手，但原文题目却是《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这是唐先生的学生傅虹霖博士的英文大作《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时，唐德刚应邀为此书写的一篇序文。这序文随同中文原著出版后，被台湾《中国时报》看到了，该报就抬头剪尾，想必也是为了招徕读者，加上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张学良在欣赏之余，很想见见这位“唐知音”。这时候，唐德刚正在台湾开会，别人就告诉张将军，唐德刚就在此地。

“请他来吃饭，请他来吃饭。”张学良得知后，非常高兴，马上就要设宴，并让他的秘书悄悄地打电话寻找唐先生。

当唐德刚初次与张学良相见时，就觉得自己的文章写得

真是一点不错。那时，张将军已是近九十岁的老人了，但还是那样风流翩翩，对吃喝嫖赌，谈得头头是道。初次相聚，唐、张两位边吃边谈，极为融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就这样，唐先生与张将军从相识到熟识，前后相聚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那时，每逢相聚，唐先生便打开录音机，张将军对此举也不反对，他们边吃边谈边录。

在访谈时，唐德刚曾对张学良讲：“你的故事我全知道，现在的问题是只需你自己讲。”张学良说：“那我讲，你写。”唐德刚便说：“那我就要出本书，书名就叫作《张学良‘我讲你写’录》。”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似他们设想的那样如意，鉴于当时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为张将军写传之事逐渐节外生枝。虽然撰写张将军的传记未能如愿以偿，但唐教授与张将军的忘年之交仍充满青春的活力。后来，张学良将军到美国纽约，唐德刚等海外朋友为他设宴祝寿，他们夫妇也前往唐德刚家中作客，大家欢聚一堂，其情其景也是相当欢快、令人感奋的。这情节，海内外报刊都有详细报道。

虽然读者未能如愿地读到唐教授拟议中的大作，但两位老人以文为友，以写传记为契机而进行真挚的交往和建立的深切友情，作为一段历史佳话。

□徽印象·情怀

霜染赭山枫叶红 鬓白犹记少年梦

——写在吴学锋画展开幕之际

■ 刘曼殊

接到吴学锋举办画展的邀请，他的画展10月31日至11月9日在芜湖书画院举行。

我很快赶往芜湖与多年未见的老师和同学相聚一堂（可惜因故未见到巫俊、李锦胜等老师）。在展厅里，在作品前、在镜湖边，品书论道地追忆往昔。

在有安良发、吴同彦老师，杨先行、黄超英、鹿少君、单炜、杜俊萍、贺静等同学的聚会上，王勇读大学的美丽女儿乙添高歌一首意大利歌曲，让我们仿佛又回到遥远的大学时代，怀念那些年少时遗忘已久的往事。

吴学锋1986年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和法国巴黎国际艺术中心研修，现为浙江农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国际艺术的中心城市巴黎归来之后，学锋的画风一改西风之下的影响，更加着眼于传统文化的探索之中，他从陈老莲、任伯年的笔墨借鉴中形成了自己的笔简意赅、高古境远的特色，并日渐成为瞩目的实力派画家。

那年，大学同窗杨守炉在美国、意大利举办画展后赠我一首《沁园春·梦嘉故乡情》：长江两岸，黄山上下，王帝气象。轩辕炼丹处，汤曹族籍，楚项家邦，洪武兵帐。谪仙韵事，醉翁华章，一时徽派竞辉灿。阅古今，喜名城胜迹，凤吟龙唱。缘何镜泊湖畔，正满园桃李春色酣。恰后起可畏，指点将来，挥鞭海国，逐鹿艺坛。争新斗异，不尽鸿骏齐奔放。跨世纪，到联合空间，大闹几战。

后来，留俄读博归来的于安东及天各一方、多年未见的王新伦、邵剑波等昔日同窗在黄山写生时不期而遇，其间与身在异地的我电话中感慨忆旧，便随即以词相和答赠诸兄；今日当此吴学锋老友举办画展之际，再以《沁园春·忆同窗》一词表达画展上同学相逢的感怀之情。

江淮两岸，群峦竞秀，云绕峰端。轩辕炼丹后，先贤辈出，圣哲流连，栋梁比肩。

文治家邦，武定疆边，气壮河山万里天。

想周郎，小乔初嫁时，英发容颜。昔时镜泊湖畔，赭山之麓桃李满园。

忆同窗少年，风采翩翩，昂扬岁月，高论满卷。

一朝别离，天涯挂念，鬓霜似雪始相见。

开怀处，回首陈年事，犹在眼前。

□徽印象·艺术

汪晓彬： 从手艺人到艺术家

■ 汤传福

1983年，桐城文庙重修，工地一片繁忙。转眼暑假到了，在古老徽州，一个13岁的小男孩不顾母亲的反对，只身前往桐城文庙寻找做木雕的父亲。他的突然到来让憨厚的木雕老艺人有点意外，他明白儿子的心思，儿子想跟他学手艺。老艺人既欣慰也伤感，想自己半生蹉跎，凝结自己汗水和心血的一个个木雕构件被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无情毁坏，那些精美的雕花、淳朴喜感的人物被一一铲平，时代不需要这种传承数百年的审美，他这个手艺精湛的木雕师被生生逼成了木匠。他重新拿起雕刻刀还不久，手艺的未来无从预测，而年年在县城获书画奖的儿子如今却要来当学徒，做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不同意，可儿子一个人从老家赶来，不像是心血来潮的冲动之举。无奈的父亲随手拿起一块已经画好的挑头板递给儿子，拿去雕吧。

多少年后，已然成为画家的儿子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递给他的木板上画的是龙的图案，那个不经意的动作是他艺术之路的起点，在互联网上你能搜到的龙画，多半出自他的笔下。

那个13岁的少年就是如今名声在外的画龙高手汪晓彬。

几年后，在修复青阳县博物馆的那个炎热的夏天，汪晓彬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而，人生的吊诡之处在于，上大学不过是为他后来的下岗失业埋下伏笔而已。1996年，已经下岗一年的汪晓彬回到家修复张氏宗祠，重新拿起雕刻刀。废弃已久的祠堂里传来噼噼啪啪的雕刻的声音，木雕手艺救活了他，帮助他走出了人生低谷。他也成为一名记者。

二十多年的木雕生涯练就了他精准的造型能力，他拿起钢笔来，画龙。记者生涯则让他得缘结识童乃寿、裴家同、王守志等书画名家，可以时时讨教请益，由钢笔而过渡到毛笔，开始了专业的自我训练。

画龙必须要研究龙文化，在汪晓彬的家里，钢笔上是烫金龙，博古架上是小铜龙，笔洗上是青花龙，笔架是亲手设计的双龙笔架，书架上有一层都是关于龙的著作，墙壁上挂的也是龙，连他的下颌留的也是龙须……他俨然成了现代叶公。他为自己雕了一方印章“纸木笔刀挥写”，寓意纸是他的木头，笔是他的雕刻刀，不能不说画龙是他对木雕的一种移情、怀念和慰藉。



就这样画着画着，一转眼就是五年。各式各样神态各异的龙在他的笔下行云布雨、翻江倒海，卷草龙、夔龙、坐龙、行龙、降龙、三爪龙、四爪龙、五爪龙，皆有来历。他笔下的龙，威猛、狂暴、温顺、柔情、娴雅、嬉戏，随笔赋形，在苍茫的云水之上，赋予神物以人的情感和个性，这是汪晓彬画龙的创新之处。

古往今来，善画龙者并不鲜见，但画着画着很容易陷入窠臼，最经典的画龙“三停九似”之说，一旦程式化就没有自己的个性和笔墨语言，沦为工艺品，成为实用美术。汪晓彬画龙，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从纯钢笔画龙，到毛笔配景，排笔渲染，干画、湿画、喷水，为追求独特的艺术效果，什么样的技法他都尝试过，觉得好的就保留，不好的就舍弃。龙画，光画好龙是不够的，还必须画好水波云雾。为了画好云水神韵，汪晓彬从日本浮世绘里吸取海浪的画法，从西方油画里借鉴光的感觉，从国画里寻求水墨气韵。广泛的学习吸收，使他的龙画远离习气，自成一格。